

前漢書

卷四十一之四十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 33 )		
函號	別	10	1



前漢書卷四十一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

漢

蘭 議大夫行

令 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頤古注

史

班

同撰

淺草文庫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

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後與

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

迎高祖立為沛公

師古曰高祖時亡在外故求而迎之

噲以舍人從攻胡

陵方與

師古曰皆縣名方音房與音豫

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

師古

白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者也破之於豐縣下

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

師古

曰破郡守於薛縣之西與司馬尸戰殤東師古曰秦將章邯之師古曰尸讀與夷同卻

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即官大夫也爵第六級常從沛公

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文穎曰即公大夫也爵第七級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師古曰陽武縣之鄉破李

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

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晉約曰名通於天子也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

成武師古曰圍即陳留圍縣○劉攽曰圍縣名有尉無都尉又郡都尉至景帝方置明此衍都字卻

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師古曰生獲曰虜賜爵五大夫從

攻秦軍出亳南鄭氏曰亳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河間守軍於杠里

破之師古曰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師古曰賁音奔

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師古曰既斬侯一人又更斬它

首六十八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丘羽反遇音顯攻宛

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張晏

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曰瓚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

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

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犍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

先登西至鄴師古曰南陽之縣也音直益反以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

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瓚曰增封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重

封者加二號耳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

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

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

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亞父謀

欲殺沛公今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

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

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師古曰營衛謂營壘之守衛者噲直撞入立帳

下師古曰謂以盾撞擊人撞音丈江反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

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

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

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師古曰時項羽

未為王故高紀云以待將軍此言大王史追音耳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

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

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師古曰沛公所乘之車及從者之騎獨騎馬

噲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

羽亦因遂已師古曰已止也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

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師古曰微無也譙責也殆危也譙音才笑反幾音鉅依反後

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

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

白水北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平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也師古曰二說並

非也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擁輕車騎

雍南破之從攻雍秦城先登師古曰秦讀與郃同縣名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

是音 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

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壞東

師古曰郤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鄆槐里柳中咸陽師古曰

地名也柳中即細柳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

治華陰灌也師古曰高紀言引水灌廢丘李說是也

或者云漢王自彭城敗還始灌廢丘此時未也此說非

矣彭城還更灌廢丘始平定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

之無廢丘此時已當灌矣師古曰杜縣之從攻項籍屠煮棗

鄉也今曰樊川晉灼曰地理志無也清河有煮棗城功臣

表有煮棗侯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煮棗則其地當在

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宋詳其處耳宋祁曰

後漢地理志濟陰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

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

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師古曰即滎陽之廣武

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師古曰夏音工雅反虜楚周將軍

卒四千人師古曰周殷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於陳縣圍之屠胡陵

項籍死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

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

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

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

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

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

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臣瓚曰殘為多所殺傷也師古曰瓚

說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母印尹渣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

綦母名印也綦音其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

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

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

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二後燕王盧綰反噲

以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

禮反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

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

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

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噲以呂后弟呂類

為婦生子伉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

時高帝嘗病師古曰黥布未反之前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

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師古曰

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曰門屏也音土曷反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

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

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也音蒲拜反且陛下病甚大

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師古曰顧猶反也

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矯為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

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

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師古曰惡謂毀也即上一

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

帝大怒廼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師古曰

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師古曰

曰釋解也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諡曰武侯子伉嗣

而伉母呂頹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顯權師古曰頹

大臣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頹等因誅伉舞陽侯中

絕數月孝文帝立廼復封噲庶子市人為侯復故邑薨

諡曰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

不能為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

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封噲玄

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酈音歷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

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

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

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漢中旬水

陽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攻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

別從西道沛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劉奉世曰君

漢王絳灌諸將皆賜侯爵商因其故號封當作侯高祖為

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柁邑泥陽師古

曰烏氏安定縣也柁邑今在豳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

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

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

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

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

孟康曰地名也

先登陷陣破荼

軍易下

師古曰今易縣

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

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

印

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今又受趙相國印

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

相程縱守相郭同

師古曰守相謂為相而居守者

將軍以下至六百石

十九人還以將軍將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

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

李奇曰前鋒壁蔽若垣墻也或曰軍

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

陷兩陳得以破布軍

更封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

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

將軍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

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

文穎曰商有疾病不能治官事

其子寄字况

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

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迺使人劫商令其子寄

給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迺得入據北軍遂

以誅諸呂商是歲薨諡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况賣

友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七月不

能下欒布自平齊來迺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



君為夫人

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

景帝怒下寄吏免上廼封商

它子堅為繆侯

師古曰繆所封邑名

奉商後傳至玄孫終根武帝

時為太常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鄜

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毋送使客還過泗上亭與

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

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

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

告故不傷嬰

蘇林曰自告情故不傷嬰也

嬰證之移獄

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劉攽曰告

高祖抵言不曾傷嬰故嬰證其實然告故者反坐高祖

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

師古曰謂始末在外未被樊噲

沛令後悔閉城守也此即被樊噲噲名時按嬰時以縣

帝紀未嘗兩至沛下文義相屬非兩事甚明

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師古曰謂父老開高祖為

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奉車

師古曰為沛公御車從攻

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

張晏曰胡陵平所止平以

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

破李由軍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

師古曰趣讀曰促謂急速也次

下亦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

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軍曲遇嬰

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

師古曰置時自相

署置官 又擊秦軍維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

之甲 為滕令 鄧展曰今沛郡公丘縣 因奉車 師古曰因此又每奉車從攻戰以至霸上

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 師古曰芷陽後為霸陵縣 至霸上沛公為漢

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

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

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 師古曰罷讀曰疲 常跋兩

兒棄之 服虔曰跋音撥晉灼曰音足跋物之跋師古曰服音是 嬰常收載行面雍

樹馳 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立乘嬰恐小兒墮墜各置一面擁持之樹

立也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以面首向

臨之也師古曰面借也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已

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雍樹馳服言圍樹而走義木疎

越雍讀曰擁。劉奉世曰抱兩兒者未有能背面而能

抱持者况復馳 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

平蘇說是也 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

陽 師古曰沂音魚依反 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

氏 師古曰茲氏縣名地理志屬太原 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

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

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

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

使厚遺闕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

行弩皆持滿外鄉 師古曰故示閑暇所以固士卒心而令敵不測也鄉讀曰嚮 卒以

得脫 師古曰卒終也 益食嬰細陽千戶 師古曰益其邑使食之 從擊胡騎

句注北夫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

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劉奉世曰言賜所奪則嬰蓋以過嘗奪邑今以功復

賜之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郤敵益千戶定食汝陰六

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從竟高

祖崩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

於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

衡西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啓曰近我以尊異之惠帝崩以太僕事

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

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為

太僕八歲薨諡曰文侯傳至曾孫頗師古曰頗音普河反尚平陽

公主坐與父御婢奸自殺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故號

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

孫更為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高祖為沛公略地至

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擊破

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關賜爵七大夫又從

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康曰疾戰速疾也師古曰疾急速也力疆力

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

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齟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

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

公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講者從  
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  
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  
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社平鄉師古曰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講者從降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  
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  
張晏曰故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  
騎來眾漢王廼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  
泉人李必駱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馬湖習騎兵今為校尉  
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

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傳音附猶言隨從者嬰雖少

然數力戰廼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

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

後絕其饗道師古曰饗古餉字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

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

之馬左亦如之晉灼曰擊破拓公王武軍燕西拓縣名

下所謂左右千人之騎擊破拓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

燕亦縣名古南燕國也音一千反所將卒斬樓煩將五

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云射士連尹一人

蘇林曰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楚官也

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

於鄆鄆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  
 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  
 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及將吏四  
 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師古曰二縣名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  
 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  
 公於假密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卒斬龍且師古曰  
之卒也其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  
 得亞將周蘭師古曰亞次也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  
 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  
長亦如

郡守也時身虜騎將入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僅取

慮徐師古曰僮及取慮及徐三縣名也取音趨又音秋慮音廬度淮盡降其城邑至

廣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項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項

羽使項聲薛公郟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郟公

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

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師古曰佗音徒何反降留薛沛鄭蕭相師古曰凡六縣也攻苦醮師古曰二縣也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頡鄉

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

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

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

項籍

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三千人盡

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

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吳郡長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

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

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

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

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

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

人師古曰胡名也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

砮石師古曰砮音千坐反至平城為胡所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

相侯敞軍曲逾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

卒也特獨也降曲逾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

各獨為將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

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

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

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

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

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

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

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為亂

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呂祿等以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

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

事師古曰風讀曰諷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

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

千戶賜金千斤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為丞相罷

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

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後歲餘以丞相

薨諡曰懿侯傳至孫彊有罪絕武帝復封嬰孫賢為臨

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

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

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師古曰共讀曰

恭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孟康曰縣名屬上郡賜爵

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懷縣名也師古曰地理志屬河內即今懷州

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

師古曰敖地名敖倉芒取此益食邑屬淮陰張晏曰韓信也信時

為相國云淮陰者終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

師古曰參曹參也博太山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陽

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

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

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

如淳曰豨為相國有警則將卒

而屯守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時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為代相兼將此屯兵也

二歲為丞相

將屯孝惠五年薨諡曰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斬欵以中涓從起宛胸

師古曰欵音翕宛音於元反胸音其于反

攻齊陽破

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

如淳曰騎將率號為千人

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侯也

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

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

張晏曰騎長一主車也

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為

漢王賜欵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

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

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

及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邗說軍菑南破之

師古曰菑縣名

也後為考城說讀曰悅

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侯十二人降吏卒

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

之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

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

軍得其將司馬二人侯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

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

李奇

白或以為郡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兵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

降鄴從攻朝歌

邯鄲又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



軍成臯南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略地東至鄆郟下邳南至斬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遠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王謂共敖之子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爲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師古曰侯敞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

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薨

諡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繆沛人也

師古曰繆音思列反

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

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爲參乘賜食邑池陽

師古曰卽潯翊池陽縣

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

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繆爲信武侯

師古曰以其忠信故

加此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繆泣曰始秦攻

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

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繆爲酈城侯

服虔曰音

管蒯之蒯蘇林曰音簿催反音灼曰功臣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蒯從邑音蒯非也呂沈音陪而楚漢春秋

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孝文五年薨諡曰貞侯子昌嗣

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繇子應為鄆侯蘇林曰鄆音多寒反屬沛國○宋祁

曰沛國音薨諡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信矣樊

增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師古曰

屠豈自知附驥之尾師古曰蓋以蚊蚋為喻勸功帝籍

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

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師古曰周

父而令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諠存君親可也劫等劫其

前漢書卷四十一終

前漢書卷四十二

前漢書卷四十二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淳如

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有罪亡歸

及布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

質師古曰質質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

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成陽沛公立為漢王入  
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  
為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  
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  
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封為  
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師古曰專主計一月  
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  
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為官號  
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是  
更號主計。劉放曰四歲字本在黥布反上誤在此  
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  
圖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

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蒼相之  
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  
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

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  
也師古曰志與職同音式異反苛為客張

曰為帳下賓  
客不掌官也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苛為御史  
大夫昌為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榮陽急漢王出去而

使苛守榮陽城楚破榮陽城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  
漢王不然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  
也趣讀曰促項羽怒亨苛漢王於  
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

封為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強

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人奏事孟康曰

時人奏事師古曰高帝方擁戚姬師古曰昌還走師古曰

燕謂安閑之居也謂却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

退也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

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以

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師古曰

難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

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上欣然而笑即

罷呂后廁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見昌為

曉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歲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

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

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

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

曰堯年少刀聿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

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陛下

所為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

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

出師古曰堯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

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

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

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

謂曰吾固欲煩公師古曰固必也公彊為我相趙師古曰彊

音其兩反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柰何中道而

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

既秩任為左然吾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

行於是徙御史大夫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

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

易堯遂拜堯為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

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

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

臣趙王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

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迺使使召趙

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

不遣趙王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

月餘見鳩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諡曰悼侯傳子

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

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

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曰畫謂畫

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策令周昌為相

任敖沛人也少爲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  
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  
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羽敖遷  
爲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  
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諡曰懿侯傳  
子至曾孫越人坐爲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免  
平陽侯曹窋伐敖爲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  
臣誅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蒼  
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

文穎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

十月爲歲首不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上  
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音比次之

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法  
令於樂官使長行之或曰謂比方之比音必履反臣瓚  
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若百工天下作程

也師古曰依如氏之說比音類二反若百工天下作程  
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爲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  
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若豫及之辭師

古曰言吹律調音以定法令及至於爲丞相卒就之師  
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尤好書無所不  
就成也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尤好書無所不

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歷蒼德安國侯王陵師古曰以  
也故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

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

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傳謂傳次也音直戀反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

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

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立土德時

歷制度張晏曰以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草創始也更元年蒼由此自紉謝

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舉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師古曰蒼有所保舉而其

人為中候之官大為姦利上以為讓師古曰用此事責蒼蒼遂病免孝景

五年薨諡曰文侯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

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

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師古曰言每就飲之妻妾

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廼卒著書十八篇言

### 陰陽律歷事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疆弩張之故曰蹶張律

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蹶音厥擘音布麥反從高帝擊項

籍遷為隊率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從擊黥布為都尉孝惠時

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

關內侯食邑三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

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

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

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見在之人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



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私教戒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師古曰第但也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寇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更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

上度丞相已困通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

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

臣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

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師古

曰適諱而丞相嘉自絀師古曰絀退也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

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塹垣

也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淳曰塹音畏備嘉聞錯穿

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請自歸

上師古曰歸首於天子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

垣乃外塹垣故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謂散置也如且今之散官音如勇反

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

乃請之師古曰言先斬而後奏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諡曰

節侯傳子至孫史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

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

青翟商陵侯趙周皆以列侯繼踵躡躡廉謹師古曰躡

貌也躡音初角反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

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爲漢名相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言名爲好律歷也而

專遵用秦之顛頊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顛頊

哉然周昌木強人也師古曰言其強質如木石然強音其兩反任敖以舊德用

張晏曰周昌守節然無術學殆如周昌

曹陳平異矣

漢書卷四十三終

前漢書卷四十三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漢

蘭

臺

人令

史

班

固撰

漢書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

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

好讀書家貧落魄

無衣食業

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魄失業者無次也鄭音是

為里

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

師古曰吏及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

皆謂

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

師古曰徇亦音也音辭此反

食其聞其將皆握齧好荷禮

應劭曰握齧急促之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前漢書卷四十三

列傳

一

二

貌師古曰苛與苛同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適苛細也師音初角反

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

子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會作沛公騎士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

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媵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

游莫為我先師古曰先謂紹介也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

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

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

師古曰溺讀曰尿音乃鈞反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

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

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它皆類此

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

見食其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

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

劣如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

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

是沛公輒洗起衣師古曰輒止也起衣著衣也延食其上坐謝之食

其因言六國從衡時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

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也收散

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

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

粟臣知其令師古曰素與其縣令相知今請使令下足下師古曰即

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

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

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

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

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救趙及梁韓信方東擊

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雒以距

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

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

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

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師古曰適

卒謂卒之有罪適者即所謂適戍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

反卻自奪便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自奪便利也卻音丘畧反臣竊以為過矣

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

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師古曰耒手耕曲木也音盧對反紅讀曰工天下之心

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

師古曰敖庾即敖倉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之北

上黨之南行音胡剛反距飛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古曰瓚

說壺關無飛狐之名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師古曰

而制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以定唯齊未下今田

服

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曰此特

何緣更有田間按田橫傳乃是田解橫傳二齊使華毋傷田解軍虛下以距漢諸田宗彊負海

岱阻河濟師古曰負背也岱泰山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

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

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

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

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

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

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

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

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

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

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

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方併也項王有背約之

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師古

曰言項羽吝爵賞而念舊惡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

項氏莫得用事師古曰言唯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孟

曰刻斷無復廉鈔也且贖曰項羽吝於爵賞玩借侯印不能以封人師古曰韓信傳作刻此作玩其義各通孟

說非也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

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

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師古曰援下

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舉三十

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方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

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

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

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食其

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

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讀曰馮憑據也軾車前橫板隆

不用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

其賈已迺亨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

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

曰疥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

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

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佗高

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音徒河反魁結箕踞見賈度

日魁音推今兵士推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推髻者

一撮之髻其形如推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踞

其形似箕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

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借父母之國無欲以區

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

師古曰正亦政也諸侯豪桀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

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

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

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

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

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

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屈強謂不柔服

也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謂平

除其種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

手耳於是佗迺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謝賈曰居蠻

夷中又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

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

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

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

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

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以來未嘗有也今王眾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

山海間師古曰崎音丘宜反嶇音區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

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遠不若漢

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遽音其庶反迺大說賈師古曰說讀曰悅謂愛悅之留與

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



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

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它送也師古曰它猶餘

也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

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

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

治乎且湯武逾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

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

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襄秦任

刑法不變卒滅趙氏

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以為姓張晏曰莊襄王為質於

趙還為太子遂稱趙氏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是

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

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有慙色謂賈曰試為

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

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

稱其書曰新語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

及有口者

師古曰有口謂辯士

賈自度不能爭之廼病免以好時

田地善往家焉

師古曰好時即今雍州好時縣

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

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

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

約過女女給八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

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所

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

過再過

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佗處為賓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上過音

工禾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服虔曰溷辱也吾常行數擊新美食不久辱汝也師

古曰鮮謂新殺之肉也溷亂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數擊殺牲牢與我鮮食我不久住亂累汝也數音所角反

溷音下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

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常燕居深念

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意思其方策賈往不請直入坐師古曰言不因門人

將命而徑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

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

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

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

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

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師古曰謂絳侯與

我戲易吾言師古曰言絳侯與我相戲狎輕易其言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

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

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師古曰厚爲其具而與太尉樂飲太尉亦報如之

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

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

名聲籍甚孟康曰言狼籍甚盛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

卽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爲太中大夫往使

尉佗去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令

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

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如淳曰遂

者布臣也臣瓚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反師古曰瓚說是也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

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

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師古曰審食其

欲知建師古曰欲與相知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

方假貧服具師古曰貧音土得反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

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

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

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

為君死矣辟陽侯迺奉百金祝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祝言以百金為衣被

之具說音式芮及其字從衣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

師古曰布帛曰賻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

太后慙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

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

惠幸臣閔籍孺師古曰使幸傳云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斯則二人皆名為孺而姓各

別今此云閔籍孺誤刺籍字後人所妄加耳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

聞師古曰言不以材德進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

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

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師古曰肉袒謂脫其衣袖而見肉袒者自挫辱之甚莫莫哀

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驪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為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為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遂自剄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乃召其子

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

輓蘇林曰輓音凍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見輓二人推之孟康曰輓音胡格反師古曰二音同也見

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

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

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

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先

自后稷堯封之邰師古曰邰邑名也即今武積德案善功故城是其處音吐材反積德案善

十餘世師古曰紮古累字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

杖馬箠去居岐師古曰箠馬策也杖謂柱之也云杖馬箠者以示無所携持也箠音吐桀反

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

文穎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

而自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州是也芮今芮城縣是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

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

王即位周公之屬傳相焉廼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

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

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

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師古曰謂東周

君西周君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

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

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

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師古

曰夷創也音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

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

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師古曰天府聚也萬物所聚陸

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

關不揜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揜與扼同謂促持之

也亢音岡又音下郎反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揜天下

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

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

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

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

曰春歲之始以其首勸都關中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

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

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

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

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齒老弱師古曰齒音漬謂死者之肉也一說齒讀

曰瘠瘠瘦也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

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眾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鴈門兵

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

師古曰沮謂止壞也音材汝反械繫破廣武師古曰械謂桎也廣武縣名屬鴈門遂往

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

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

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

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

控弦四十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引弓也音口弄反數苦北邊上患之

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未可以

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

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

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師古曰顧思念也敬曰陛下誠能

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厚奉遺之彼知漢

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師古曰鮮

少也問遺謂餉饋之也鮮音息善反遺音弋季反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師古曰風讀曰

諷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

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

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

師古曰近音其靳反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以一

太子一女師古曰言唯以此自慰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

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師古曰於外庶人家取女而名之為公

主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

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

夕可以至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為寇者秦中新破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

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

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二國之王族今陛下雖都關中實

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疆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

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

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

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

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韓諸屈諸懷尚多皆

此時所徙

叔孫通薛人也

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

秦時以文學徵

待詔博士

師古曰於博並中待詔

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

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

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

臣瓚曰將謂為逆亂也師古曰將有

其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

非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

師古

曰鑠銷也

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

輻輳

師古曰輻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字或作湊並音千豆反

安有反者此特羣

盜鼠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

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

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

乃賜通帛二十匹衣一襲

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為一副也

拜為

博士通已出反舍

師古曰遠其所居也

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

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廼亡去之薛薛已

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

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

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師古

曰製謂裁衣之形製

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

刺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

師古曰刺與專同又音之亮反此則言專聲之急上者耳

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刺言



大猶何也

師古曰狡猾之人

通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

師古曰蒙猶被也冒也

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舉旗之士

日塞拔取音騫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

嗣君

張晏曰后稷佐唐欲令復如之

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

於定陶通就其儀號

師古曰就成也

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

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拔劔擊柱上患之通

知上益饜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

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

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

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

師古復重也

問也音扶日反

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

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於是通使徵魯諸

生三十餘人

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諸生

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

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

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

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

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

日西人關及上左右為學者

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謂素有學術

與其弟子

百餘人為縣蕞野

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

蕞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蕞師古曰蕞與蕞同並音子悅反如說是

習之月餘通曰

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師古曰肄亦習也音

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儀

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師古曰未先言儀如此也

先言儀如此也師古曰未謁者治禮引以次

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師古曰志與幟同音

式與師古曰趨傳曰趨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殿下郎中俠陛陛

數百人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

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

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

臚句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警聲而唱警引諸

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

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劉

敬曰謂朝畢以法置酒也上禮畢盡伏謂朝禮也下皆伏抑首謂置酒上壽也諸侍坐殿上皆

伏抑首師古曰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

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

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

貴也拜通為奉常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為太常也賜金五百斤通

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

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迺喜曰

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迺喜曰

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徒通為太子太傅十  
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  
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  
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  
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如淳曰食  
無菜茹為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  
共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淡音大敬反其  
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  
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  
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  
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

孝惠即位通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徒通為

奉常師古曰又重為之也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

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師古曰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間往師古曰非

大朝時中數蹕煩民孟康曰妨其往來也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如淳曰

師古曰復道方始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問師古曰請問

對衆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度

曰持高廟中衣月旦以游於衆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

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高祖之衣

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之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

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

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

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

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子孫

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也

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

過舉師古曰舉事不當有過失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

廟師古曰原重也先以有渭北○劉放曰渭北衣冠月

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

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師古

曰禮記曰仲春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即願陛下出

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耕反願陛下出

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與

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並成

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

略師古曰此語本出慎子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

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師古曰枹者鼓椎所以擊鼓

事別創漢代之禮故云一王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

之儀也枹音桴其字從木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師古曰鼎大而無朱建始名

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

仕諸呂師古曰以諸呂借差託病歸家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師古

和韞陳平周勃以安漢朝也從音七容反附會將相以疆社稷身名俱榮其

最優乎

前漢書卷四十三

列傳

前漢書卷四十三終

前漢書卷四十四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六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浩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良邢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

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

不敢內宮師古曰不敢更為築外宮舍之師古曰及貫

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

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師古曰日吏以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前漢書卷四十四

列傳

一

前漢書卷四十四 列傳

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

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强爭厲王母已生厲

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師古曰悔不理其母令呂后母

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

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王早失母常

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

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為最親師古曰時高帝驕子唯二人在

蹇數不奉法師古曰蹇謂不順也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師古曰橫

音胡孟反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

力拉鼎師古曰拉舉也音江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

東金椎椎之師古曰東古袖字也謂以金椎藏置衷中出而椎之命從者刑之如淳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師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

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

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

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

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

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

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

令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淳曰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

師古曰數音所具反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

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

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

易以它郡地封之不欲使錯在王國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師古曰卒終也使大

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

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

其間師古曰與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治其事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

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詈天

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師古曰詈古委字詈謂

也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師古曰屬謂委棄也音之欲反皇

帝不許使大王母失南面之尊師古曰母失不失也南面之尊謂王

也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

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

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

沐風雨師古曰沐亦類字也蒙冒也沐洗面也音胡內反字從午未之未赴矢石野戰

攻城身被創痍師古曰痍音夷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

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

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

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

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七

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

兄無禮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為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請守母冢自為名節而表異行用此於高

且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師古曰斷謂斬也貴

布衣一劔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

妄行不祥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行音下更反此入者危亡之路也

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應邵曰吳專諸衛孟賁也師古

音賁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

食於太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

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常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

其母以安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誅毒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頃

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應劭曰頃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

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郃陽侯以便國法也師古曰便音頻面反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

安漢應邵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

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

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亡之諸

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

王所吏主者坐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

主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

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

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



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王若不改漢繫

大王邨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

哀師古曰墮毀也布衣貧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貧賤之人反哀憐之墮音火規反幸臣皆伏法

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師古曰羞辱也甚為大王不取

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

呂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恐畏死也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

盈行多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追念臯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

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

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執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

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速也已語終辭王得書不說師古曰說讀曰

悅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

以輦車四十乘反谷曰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嶮阻師古曰輦車人軌行

以載兵器也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廼使使召淮南王

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

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

蓋儼天子師古曰儼北也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

郎中春為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

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

石所當得如淳曰賜亡時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臣

音扶用反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

前漢書卷之四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 上

古曰既曰大夫但又士伍開章明其為大夫也上士伍

言男子但等者總謂及人耳不妨但為大夫也

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也與棘蒲侯太守奇

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

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蘭忌謀殺

以開口師古曰姓蘭名忌蘭音耐嚴助傳作間字音同耳今流俗書本此蘭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

謾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謾誑也實葬肥陵肥水之上

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下亦同

者豎木為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

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

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師古曰為音干偽反擅罪人無告劾繫治

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

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陞

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

廬江界中者及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

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

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是簡忌也

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

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

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

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師古曰嚴道蜀郡縣也卬郵置名遣其子子母從居師古曰子母者

也師古曰郵行書之舍音尤所生子師古曰縣為築蓋家室皆曰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

之姬妾師古曰炊器釜鬲之屬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師古曰食音飲

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師古曰上言子母則有子

者令從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亦令從之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

載以輜車師古曰輜衣車也音宙令縣次傳爰盎諫曰上素驕淮

南王不為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

挫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上

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卽追還也復音扶目反淮南

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迺

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孟康曰檻車有封也至雍師古曰雍扶風

雍縣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盎曰吾不從公言卒

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柰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

之柰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卽令丞相

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師古曰逮追捕之也餽亦饋字

耳皆棄市迺以列侯葬淮南王子雍置守冢三十家孝

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迺封子安

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

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

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孟康曰尺帛計粟猶尚不

臣瓚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春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說是上聞之

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師古曰舜及共工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周公殺管

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邪

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諡淮南王為厲王置

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

早夭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

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

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孝景三年

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

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迺屬之師古曰屬謂以兵委之也屬音之欲

丞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由城侯將

兵救淮南晉灼曰功臣表盡達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蟲達之子耳名捷達已先薨也淮南

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

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

朝上以為貞信迺勞苦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濕徙王

王於濟北以褒之及薨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以邊越

數使使相交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

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

作為內書二十一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

黃白之術張晏曰黃黃金白白銀也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

文以安屬為諸父師古曰安於天子服屬為從父叔父辯博善為文辭甚

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曰賜賜書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

草廼遣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藁草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

祕之使為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且受詔日食時上又

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

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師古曰武安田蚡

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

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

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

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

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

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

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

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彗有口師古曰性

慧了而王愛陵多予金錢為中訶長安孟康曰訶音偵西方人以反問

口辯為訶王使其女為偵於中也如淳曰訶音朽政反師古

日訶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偵者義與訶同然音則異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

茶愛幸師古曰茶者后名也音塗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脩

成君女為太子妃

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應劭曰脩成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

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廼與太子謀令詐不

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

妃求去王廼上書謝歸之后茶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

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太子學用劍自以

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師古曰被音皮義及巧者善用劍也召與戲被

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

從軍者輒請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

諧毀之於王也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師古曰令後人元

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

治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雜治其事逮淮南太子師古曰追赴河南也王王

后計欲母遣太子師古曰王與王后共計也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

餘日師古曰與讀曰豫會有詔即訊太子師古曰訊就也訊問也淮南問之不逮

書速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

治從迹連王師古曰從讀曰蹤王使人候司師古曰入京漢公

卿請遠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

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

使人刺殺淮南中尉廼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

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師古曰即亦就也王視漢中尉顏色

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計度更不發中

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

雷被等格明詔師古曰雍讀曰壅格音閣謂被闕不行之當棄市詔不許請

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

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

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禍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

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

削地寡人甚耻之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道

也從為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

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以為妄言非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日

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部署兵所從入王

曰上無太子宫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

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

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

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師古曰孽庶也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為

子兄數如淳曰后不以為子太子不以為兄秩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

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也時諸侯皆得分子弟

為侯師古曰分國邑以封之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

不得為侯陰結交師古曰與外交通為援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

太子知之數捕繫笞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

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  
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  
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  
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  
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  
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廼疑  
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窮其根原河南治建辭引太  
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  
七國為效師古曰言反事不成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  
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

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鋒刃之銳利

故云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

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

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欲如伍被計使

人為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事為得罪之狀而去也西謂如京師也

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師古曰發兵謂王發兵反

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欲發

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廼與伍被謀為失火宮中

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曰求盜卒之掌

逐捕賊盜者持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解在高紀呼言曰南



越兵入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欲因以發兵廼使人之廬江會稽為

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

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

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

師古曰不應召而云已出也解

者解說也若今言分疏矣

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

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

師古曰遣出去

計猶與未決

師古曰與讀曰豫

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

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

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

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也

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

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

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

伍被自請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

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

以聞

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

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

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

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

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

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

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

師古曰辟僻下皆類此

有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

師古曰營謂回繞之

背畔宗廟妄

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

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

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曰謂真二百石以上宗室

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其法

縱無反狀者亦皆免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其非吏它贖死金

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為近幸之人非吏人者以章安之罪師古曰章

也明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丞

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

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師古曰夷謂誅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

少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

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山王聞

淮南王作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

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

劾慶死罪強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擊笞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內史以

為非是卻其獄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

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

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

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除國中今以王之惡天子皆為置衡山王以此恚與

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吏王謀

反事

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史猶言勉强也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史謂獎勵也

后乘舒死立

徐來為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

師古曰惡謂讒毀之也下皆類此

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

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以此怨

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采嫁棄歸

師古曰為夫與客所棄而歸也

姦太子數以數讓之

師古曰上數音所具反及下數音所具反

無采怒不與

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以

計愛之

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以事計須撫之

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

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

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

旁妻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

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怒欲

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

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污之欲并廢二子

而以已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

師古曰已

止也數見讒譖無休止

欲與亂以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

因據后股求與馭后怒以告王王迺召欲縛笞之太子

知王常欲廢已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

與奴姦王強食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

王迺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以

親幸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多

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

將養勸之師古曰將讀曰獎王廼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

輶車銀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

丘等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友時請得漢節下下邳者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

東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

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

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廼昆弟語師古曰為相親愛之言

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共契約為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

上賜不朝廼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

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

作兵車銀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羸

以淮南事繫師古曰漢有司捕繫之王聞之恐其言國陰事即上

書告太子以為不道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

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

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

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所與謀反

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

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師古曰就問之王具以情實對吏

皆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

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師古

日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已反而自得除反罪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  
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諸坐與  
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  
四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三年薨子寬嗣十二年寬坐  
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諄人倫師古曰諄亂也音布內反又祠祭  
祝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剄死  
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閟官之章也膺當也懲艾也荆楚也舒羣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荆舒土俗強橫好為寇亂常須以兵膺當而懲艾也信哉是言

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  
臣職以丞輔天子而剽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剽與專謀同音之亮反  
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  
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夫荆楚剽輕好  
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前漢書卷四十四終

前漢書卷四十五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漢 蘭 臺 命 史 班 固 撰 唐 正 議 大 夫 行 秘 書 少 監 琅 邪 縣 開 國 子 顏 師 古 注

蒯通范陽人也

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本

與武帝同諱

師古曰本名為徹其後史家追書為通

楚漢初起武臣略定

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聞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

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衆慈父孝子所以不

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人以物重地中為事師古曰事音

側吏及字本作傳周官考工記又作菑音皆同耳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師古曰施

設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以復其怨而

成其功名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目及此通之所以弔者也曰何以

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

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師古曰今將欲見之曰必將戰勝而

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為殆矣師古曰殆危也用臣之

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

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

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

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之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

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孟康曰嬰以城自繞皆為金城

湯池不可攻也師古曰金以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為君計者莫若以黃

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令眾皆見則邊

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

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乘勢便易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

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

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

通策焉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

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  
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  
止將軍乎師古曰間使謂使人伺間隙而單行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  
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釣反將軍將數  
萬之衆迺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  
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  
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  
生為欺已而亨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為齊假王  
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齊王以安固之項王  
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

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

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云背

畔則大貴信曰何謂也通因請間師古曰不欲顯言故請間隙而私說曰天下

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師古曰建號者自立為侯王呼音火故反天

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師古曰雜襲猶雜沓言相雜而累積飄至風

起師古曰飄讀曰疾謂疾風音必遙反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滅秦

所憂者唯此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

數漢王將數十萬眾距鞏雒岨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

之功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也敗滎陽傷成臯張晏

曰於成臯戰傷臯也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



起彭城轉關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

若人之在席也然兵困於京索之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

進三年於此矣師古曰至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內

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師古曰罷讀曰疲以臣料之師古曰料量也非

天下賢聖其執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懸

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

肝膽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

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執莫

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

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師古

曰鄉讀曰嚮齊國在東故曰西嚮止天下孰敢不聽足

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師古

曰深拱猶高拱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

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

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

相與為刎頸之交及爭張廩陳釋之事師古曰廩音一點反常山

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迫窘借兵東下戰

於鄆北成安君死於泚水之南師古曰鄆音呼各反頭

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何

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

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  
釋之事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師古

日過猶誤也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師古曰令句踐致霸功也伯讀日霸立功

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大亨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

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

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

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

河虜魏王禽夏說師古曰說讀日悅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

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衆遂斬龍且

西鄉以報師古曰且音子餘及鄉讀日嚮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

世出者也師古曰言世計略奇異世所罕有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

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

歸乎師古曰安焉也此下亦同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

切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數

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存亡之

機也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

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鬻為儋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音都監反或曰儋者一人

之所負擔也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

之猶與不如蠶蠶之致蠶師古曰與讀日預蠶竭也蠶毒也蠶音丑界反蠶音呼各

反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也賁音奔此

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

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歎時之不可失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

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告

命罷去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

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

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通

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曰若汝也通曰狗各吠

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

其鹿張晏曰以鹿喻帝位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

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師古曰顧念也可殫誅邪師古曰殫盡也上

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

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師古曰劫而取之不從則殺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

田榮敗二人醜之師古曰自耻從亂以為醜惡也相與入深山隱居客

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

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

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

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

語以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我今

令而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即束縊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曰縊亂麻

音於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治謂燻治死

粉反犬燻音似廉反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遠速也故里母非談說之

士也東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

臣請乞火於曹相國廼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

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

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

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

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通論戰國

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

音字充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

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

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林

能稱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

致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師古曰最居其上也父之淮南王陰有

邪謀被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

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

吳王不用廼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

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二十五里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

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

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為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

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曰言智慮通達故聖人萬舉

而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

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

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

道師古曰錯音千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

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獍貢獻東甌入朝

師古曰夔西高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

美也音蒲北反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即衛青傳所云榆給舊塞是也或謂之榆中開朔方匈奴折傷雖

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

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

何如入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

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為用騎上下山

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

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

卒休乃舍穿井得水廼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廼度皇

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

太子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菜於此或言外家

姓也師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以食地為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

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廼

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

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酒

時唯尊長者以酒沃爵師古曰如說是也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

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煮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以

為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

破大梁敗狐父師古曰在梁碭之間也父音甫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

於丹徒師古曰即今潤州丹徒縣也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

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之一曰天下之大戮也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

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瓚曰或有一言云以死報也師古曰二說死並非也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

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危亡以此致死也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

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臯口而令漢將得出之是不知反計也今我令緩

先要成臯之口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

字非也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

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師古曰如此計則漢河南郡唯有雒陽在耳餘

皆不屬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

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言此北尚險阻其人言絕成

臯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何

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

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

閒矣如淳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閒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閒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為

也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

讀曰無應即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擊

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孟康曰下雒江夏縣名師古曰雒音羊氏反

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

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閒師古曰屈音具勿反可以延

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

為十八九成師古曰吳賢驕如皆以公獨以為無福何被曰大

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

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

大呼天下嚮應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嚮讀曰響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

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

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

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

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瀕涯也海瀕謂綠海涯之地瀕音頻又音賔

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女子紡績

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募兵露師常

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

力屈師古曰盡也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

藥多齋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

也種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

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解在張

耳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任囂謂趙佗曰聞陳

勝等作亂蒙桀叛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

後佗始自為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此蓋伍

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也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

欲為亂者十室而七與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

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父不寧子兄不安弟師

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為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

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

呼師古曰中間不經一歲也呼音火故反劉項並和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胡臥反

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若枯旱

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見高

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

制天下一齊海內汜愛蒸庶師古曰汜普也蒸亦衆也汜音敷劔反布德

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

懷感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嚮讀曰

響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揚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

之被以為過矣師古曰過誤也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付分吳楚



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于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

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

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痛紂之不用王

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

是紂先自絕義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

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身死於東宮

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

不可以徵幸耶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

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

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師古曰謂詐為此文

書令徙人也徙郡國豪桀及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

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以赦令除謂遇赦免罪者益

發甲卒急其會日師古曰促其期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

中都官詔獄書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師古曰中

都官京師諸官府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師古曰追對獄如此則民怨諸

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徵幸師古曰黨讀曰儻王曰

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為此詳道自發

兵而後事發覺被詰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

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為

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音千見友充本名齊有女

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為上

客久之太子疑齊以已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言相乘使吏

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

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

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吏不能禁書奏

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

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

也上書訟太子臯言充逋逃小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

師古曰譌古訛字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也復報也音

扶目反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從軍

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師古曰選取勇士以自隨上不許竟

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初充召見犬臺宮音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

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本大臺有作太壹宮者誤也漢無太壹宮也自請願以所常

被服冠見上師古曰被音皮義反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師古曰縠

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縠者為縠禪衣制若今之朝服中禪也漢官儀曰武貴中郎將衣紗縠禪衣禪音單字

從衣次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下亦同厚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

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

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繪角割名曰

交輸裁也師古曰冠禪纚步搖冠飛翾之纓服虔曰冠

絲為之即今方日紗是也師古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日魁

大也岸者有廉繩音山爾反搖音弋招反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

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

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

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

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没入車

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文穎曰令貴戚身待於北軍也奏可充即移書

光祿勳中黃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

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

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

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

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師古曰武帝之姑充呵

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劉放曰是時太后已崩言太后詔者素得此詔許其行馳道

也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曰從公主之車騎也盡劾没

入官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没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甘泉師古曰甘

泉在北山故言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上也他皆類此逢太子家使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

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子聞之使人

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師古曰

日言素不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

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

得其力者又之坐法免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

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

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

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崇在巫蠱師古曰崇謂禍

怨之徵也音息遂反故其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以示人也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

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之捕蠱

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處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

醲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汙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也輒收捕

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師古曰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鐸也灼炙也鉗音其炎反

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

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亡莫

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名宮

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宫得桐木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死使胡巫作而葬之

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白臨斬之罵

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廼復亂吾父子也太

子繇是遂敗語在戾園傳師古曰即武五子傳也其中叙戾太子後加諡置園邑故

云戾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

通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壯麗為眾所異哀帝初即

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傳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

以為援交游日廣

師古曰絲讀與由同

先是長安孫寵亦以游說

顯名免汝南太守

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

與躬相結俱上書召狩

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

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

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

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徑道自通也躬

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

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以為大山石立而先

帝龍興

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議

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

祝詛上欲求非望

師古曰言求帝位也

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

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

師古曰杓所以持也

也字與勺同音上灼反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

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躬寵廼與中郎右師

譚

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

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

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任宏等皆坐誅

師古曰謁

者后之名也

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祿

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

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為

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

疑東平獄事

師古曰疑不實也

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

言董賢泰盛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

師古

日撓攪也撓音呼高反

不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

見言事論議亡所避衆畏其口見之灰目

師古曰灰目古側字

上疏歷詆公卿大臣

師古曰詆謂毀訾也音丁禮反

曰方今丞相王嘉

健而蓄縮不可用

師古曰蓄縮謂宏於事也

御史大夫賈延壘弱不

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

駮不曉政事

師古曰駮馬也音五駮反

諸曹以下僕邀不足數

邀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反邀古速字

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

師古曰卒讀曰

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巢諱於東崖

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

也巢古時字諱音火故反

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

日竟讀日境

京師雖有武彊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

也

蘇林曰窺音陞師古曰陞半也言一舉足也音口婢反

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

重跡而押至

文穎曰押音狎習之押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插羽者也解在高純

小夫傾臣之徒憤耗不知所為

師古曰憤心亂也耗目闕也憤音工內反耗音

莫報反

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

師古曰仰藥雖加仰首而飲藥

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以富

國彊兵今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執水泉廣溉灌之利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

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迺止董賢

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欲求居位輔

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

以為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師古曰自疑

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虞強盛蘇林曰虞音茲寔

寔其尾之寔師古曰以字言之晉音是音竹二及而匈奴

後傳服虔乃音捷既已失之未俗學者又改寔字為寔

以應服氏之音尤離真矣居疆煌之地臣瓚曰是其擁十萬之衆東

結單于遣子往待如因素疆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跡孟

日烏孫先王也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

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爰虞使者來上書曰所以

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師古

之念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戍已校尉保惡都奴之界

囚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

服虔曰謀者舉兵伐解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

有謀者則以事而應之沮其所為不用兵革所以為貴

耳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書奏上

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

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

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

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

邊竟憂也師古曰竟躬倚祿曰師古曰倚從後引之也

讀曰境反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然張晏曰幾音冀師古曰先

則為謀策豫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未為萬世慮而左

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

災或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弗於河鼓師古曰弗讀與李同

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

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師古曰救整也

行音下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師古曰厭

音一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

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

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師古曰見欲謂顯示也

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說讀曰悅

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歷師古曰傅讀曰附著音洽虛造

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于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

也守相有臯鄧展曰郡守諸侯相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

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劉放曰云當

豐云云二字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其實未可從夫議

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調諛則主德毀傾險

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

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曰繆讀曰穆以敗其師師古曰謂悔敗於殺

過自責疾註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

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人之語為主師古曰先人謂躬先為此

計人於上不聽遂下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



華之徵或頗著見師古曰謂玄象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為意簡

練戎士繕脩干戈師古曰繕補也器用鹽惡師古曰音公戶

孰當督之師古曰督視察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

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

車師古曰堪為將軍者凡舉二人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

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

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

御史奏躬臯過上繇是惡躬等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

侯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

宜陵侯躬虛造詐諼之策師古曰諼詐辭也音虛遠反欲以誑誤朝

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

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姦人以

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內掾賈惠

往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為七師古曰桑東南南出之枝

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被音皮

怨恨非笑朝廷所進侯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

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躬仰

天大譁師古曰譁古呼字音火故反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咽

喉龍音一千反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

前漢書卷五十五 列傳 七

人師古曰親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棄市

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

錮師古曰終身不得仕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

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

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

害著絕命辭曰玄靈決鬱將安歸兮師古曰決鬱盛貌決音烏朗反

隼橫厲鸞徘徊兮師古曰厲疾飛也鸞神鳥也赤靈之精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徘徊謂

不得其所也增若浮姦動則機兮師古曰繪弋射矢也姦疾風動則機發

森音必逢反叢棘棧棧曷可棲兮師古曰棧棧衆貌音仕山反發忠

忘身自繞周兮冤頸折翼唐得往兮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

晏曰陷於讒人之網何用得去也師古曰冤屈也張說是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

蔓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不用已為大臣以致陷也臣瓚曰萑蘭泣涕闌干也師古曰瓚說是萑音

完心結惜兮傷肝師古曰結惜亂也孟康曰惜音骨虹蜺曜兮日微張

曰虹蜺邪陰之氣而有照曜以蔽日月云讒言流行忠良浸微也孽杳冥兮未開如淳曰虹

蜺覆日光明謂之孽師古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痛入天兮嗚諄冤際絕兮誰

語張晏曰躬自以被讒枉而與君絕也師古曰嗚諄者以鳥自喻也誰語言無所告語也諄音火散反語音

牛助反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張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師古曰列

謂陳列其本心秋風為我唵浮雲為我陰嗟若是兮欲何留師古曰

曰言變故如是撫神龍兮搯其須師古曰搯與擊同謂執持之游曠

迴兮反亡期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生雄失據兮世我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

據謂尊位也言上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應邵曰事蒯通一說而喪

三雋應邵曰亨鄴食其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

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李奇曰詐為王畫策而讎

謂被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為見納也師古曰讎讀曰售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

師古曰謂流共工放驩兜師古曰小雅青蠅詩歌青蠅

營營青蠅止於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蓋春秋以來禍

敗多矣昔子暈謀桓而魯隱危應邵曰公子暈謂隱公

我為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今將曰吾將為君殺桓公以樂書構郤而晉厲弑

敗欲秦孫周以代君也公信之而滅三郤樂書因以為反

豎牛奔仲叔孫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

逐之奔齊叔孫仲正妻也牛讓仲叔孫怒而邱伯毀季昭公逐

平子不勝張晏曰平子於昭公昭公伐費忌納女楚建走

勤王自納之因而構焉云應邵曰楚平王為太子建宰嚭譖胥夫差喪

其怨望今將畔命三殺之將伐齊子宰嚭譖胥夫差喪

大衆冀國之敗夫差大怒賜之屬鏹之劍其明年越滅

吳李園進妹春申張晏曰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

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日又多

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

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

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後孝烈王薨李園害

春申君之寵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上官訴屈懷王執

乃刺殺之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上官訴屈懷王執

遂後秦昭誘懷王會於武張晏曰趙趙高敗斯二世綏

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婿聞樂攻二世伊侯坎盟宋痊死  
於望夷宮乞為黔首不聽乃縊而死  
李奇曰伊侯為太子傅無寵欲敗太子言於楚客盟謀  
宋詐歃血加盟書以證之公以故殺連師古曰痊音在  
反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  
踈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師古曰覆音芳  
福反繇與由同

前漢書卷四十五終

前漢書卷四十六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溫師古曰溫河內之縣高祖東  
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  
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師古曰若汝也有何戚屬對曰有母不幸失  
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  
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名生

居中而消潔者也外有書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

謂令奮受之也消音蠲以妨為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

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張晏曰舉朝無

也皆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尊者皆推奮

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奮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

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

曰史失其名故云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師古曰

巡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廼舉

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

石故號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子家以歲

時為朝臣師古曰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

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

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師古曰

便側之處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

罪改之廼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

曰申申整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師

敕之貌唯謹師古曰唯以上時賜食於家必稽

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

記曰執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

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師古曰建元二年

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張宴曰太后以為儒

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以長子建為

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

憂師古曰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官入子舍師古曰入

其所居也若師古曰竊問侍者取親中禱廁身自澣洒服虔曰

身之衣也蘇林曰音投賈達解周官云音禴行清也孟

康曰音廁行清禴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謂鑿未空中如

曹謂之音禴音灼曰音今世謂及門小袖衫為候禴師古曰

親謂父也中禱若音今言中衣也音廁禴者近身之小衫若

是矣音洒音先禮反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

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師古曰

謂有事音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廷見謂上以是親

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音劉

茂陵音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

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師古曰

音讓也音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

中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音迺謝罷慶師古曰

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

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

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服虔曰作馬字下曲

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御出師古曰為上上問

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首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

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

國大治師古曰不治言無所治罰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

選羣臣可傳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

夫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

帝尊之子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侯

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胡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

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

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

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

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

臣所忠九卿咸宣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二人不能服反

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

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

師古曰適讀曰謫上以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乃賜

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

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

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

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聞者河水浴陸晉灼曰浴浸也師古

日高李曰陸漫音莫干反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墮塞師古曰墮填也

因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禮高獄

通八神以合宣房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

禮中岳通敬八神耳合宣房者於宣房塞決河也事見溝洫志濟淮江歷山濱海師古曰濱音賓又音頻

也濱音賓又音頻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

已師古曰惟思也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

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

曰去者謂吏出使而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

侵擾居人以自便也師古曰況賜也見顯示也朕力荅氣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脩整以報瑞應恐未承

順上天是以切比閭里知吏之姦邪師古曰比校考也音頻寐反委任

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師古曰曠空也人往年

觀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

文不改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如淳曰郡上君

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師古曰蕩動也

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師

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

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眾請入粟為庶人服虔曰慶

位不能理請入粟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動危

贖已罪退為庶人師古曰搖動百姓使欲安歸難乎師古曰以

之而辭位其危急而自欲去位慶素質見詔報

於何人師古曰若此自謂慶素質見詔報



反室自以為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

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慶甚懼

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

後三歲餘薨諡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後為

太常坐法免國除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

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去能

曰能左右超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

它師古曰無它餘志念也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

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

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

古曰何即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綰日以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為景

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

乎師古曰言何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

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

師古曰言以此特識之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劔綰曰先帝賜臣劔

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

移言劔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質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曰馳馳延也音弋綰曰具在上使

取六劔劔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中郎

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蒙謂覆蔽之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

將上以為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腸之內無他惡乃拜綰為河間

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

中尉三歲以軍功封綰為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

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上以綰為長者不忍乃

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

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

為丞相師古曰劉舍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然自初

宦以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上以為敦厚可相

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

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宦因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

職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綰不申其寃免之後薨諡曰哀侯子信

嗣坐耐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將持

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

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

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

而人毀之。劉敞曰朝廷見人謂達官也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母柰其善

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

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

天子脩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武帝即位

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  
唯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薨諡曰  
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鑿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為太子時

為舍人積功遷至大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郎中

仁為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濕故溺袴是以得此

宦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

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常衣弊補衣溺袴故為不絜清師古曰故為不

絜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溺讀曰尿尿袴者為小袴以藉其尿以是得幸入臥內於

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不泄也上時問人師古曰

人之善惡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師古曰雖

欲言毀之故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

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

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也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

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驅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讀曰

悅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歐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

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經說者云刑刑家名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

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

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劾以誠長者

處官師古曰斬與專同又音之竟反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其

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令更平番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

面而封之如淳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因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恨也師古曰二

說皆非也面謂俯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

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君建

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

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汙君子譏之

前漢書卷四十六終

前漢書卷四十七 文三王傳第十七

漢 蘭 臺 命 史 典 國 撰 唐 正 議 太 夫 行 秘 書 少 監 琅 邪 縣 開 國 子 顯 師 古 注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

孝王參梁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武

為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逼歷已

十一年矣師古曰總數其為王之年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前漢書卷四十七

列傳

一

年比年入朝留

師古曰比類也留謂留在京師

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二年

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

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

師古曰從音干

容及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

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

文穎曰地名

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

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

而使韓安國張

羽等為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

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

分

孟康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同

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

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秦山西至高陽

蘇林曰陳留光縣

四

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

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

師古曰更廣大

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廿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

梓而後下和之者稱雖陽曲今踵以為故今之樂家雅

其遺音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

城中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

處寬博十俗云平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

入言趨

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趨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

者稱警出殿則傳

候於天子

師古曰候此也音擬

招延四方豪桀

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

師古曰言

皆游

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

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

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且百萬者言凡百也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

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鄧

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駟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師古曰輿即車也瓚說

是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

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

師古曰著音約略反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

欲以梁王為嗣大臣及爰益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

格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閣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師古曰不

事言於太后事祕世莫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

子梁王怨爰益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

人刺殺爰益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

梁師古曰意疑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

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

軒丘豹師古曰姓軒丘名豹及內史安國師古曰韓安國皆泣諫王王迺

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

梁王恐迺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

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也使

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

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

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

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

踈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入朝上疏欲留上

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土

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

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爲梁也牛者孝

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

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

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廼分梁爲五國

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

后太后廼說爲帝壹餐師古曰說讀曰孝王未死時財

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

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爲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爲淮陽王而

參徙爲代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帝

曰如故爲太原王時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子共

王登嗣師古曰共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

以常山爲阻師古曰依徙代王於清河是爲剛王并前

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

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爲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及

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師古曰不養也則曰自來

殺之壻怒曰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

所師古曰頃王之后年相問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師古曰宗

日相者年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師古曰宗室諸從也連年不絕

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房陵與湯沐邑百戶

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絕白太皇

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

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

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

孝王武徙王梁

梁孝王子五人為王太子買為梁共王師古曰其次子

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

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以垣邑侯

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

徙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師古曰悍

勇也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師古曰剽劫

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所殺發

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



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亡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二

年薨亡子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身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

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

王之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共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親祖母也而平王之后

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黜尊應邵曰詩云酌彼金罍

後世善寶之母得以與人師古曰寶謂愛守也任后聞而欲得之

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母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

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

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

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

措指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以為筆耳太后啼諍師古曰諍師古曰音壯客反謂為門屏所箝

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

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師古曰風讀曰諷止使人風止李太后

自言也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

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侍喪元朔中睢陽人犴反師古曰犴性反名也

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

仇車主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

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土變告梁王與大母

爭尊狀時相以罪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書聞天子下

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為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陳

太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

材知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

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

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十一年薨

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王

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大傅輔奏立一日至十

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

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

金錢財物假賜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奏可

殺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夜私出宮傳相連奏坐削

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

任寶妻寶兄子昭為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

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

立曰何能為師古曰言罪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未始中

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

奏立禽獸行請誅大中大夫谷未上疏曰臣聞禮天子

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是故帝

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應邵曰中冓

中也晉灼曰魯詩以為夜也師古曰葍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葍音工豆反春秋為親者

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葍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

王之族親情無疎遠皆昵近也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

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

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傳讀曰附獨以偏辭成臆斷獄

亡益於治道汗鱣宗室孟康曰鱣音漫師古曰鱣音秣謂塗染也以內亂之

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

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

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

耻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耻必不與姦案事者廼驗問惡言師古曰本

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以三者揆之殆非

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

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蓋之則計之上既已案驗舉憲宜及

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

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著明也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

清白之狀付有司也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汗亂之耻師古曰

曰刷謂拭刷除之也音所劣反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

數歲元延中立復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

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

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師古曰逆取曰篡有司請誅上不忍削

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

由持節即訊師古曰就問也至移書傳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師古曰

曰初封時策書有戒勅之言諄暴妄行師古曰諄垂也音布內反連犯大辟毒流

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師古曰比猶頻也不思改過復賊殺

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調置

辭師古曰抵距也調誣諱也抵音丁禮反調音來直反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

異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首音失救反次下亦同丞相御

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

雜問今正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

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

黜汝命也傳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

匱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辭也言虎兕出於檻龜玉毀於櫝匱

豈非典守者之過邪喻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

罪過益深傳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

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

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言不從化也論語

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傳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立大臣

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

不和更相賁伺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宮殿之裏毛釐過失亡不暴

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示數蒙聖恩得見貫赦

師古曰貫謂寬其罪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

死卽詐僵什陽病也師古曰僵什倒地也僵音薑什音赴徼幸得踰於須臾

師古曰冀得踰冬月而減罪也謹以實對伏須重誅師古曰須待也時冬月盡

其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

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

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

郡卒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

曰愛親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

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前漢書卷四十七終



